

# 中的精神

吴清源自传

吴清源 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CITICPRESS

# 中的精神

吴清源自传

吴清源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中的精神：吴清源自传 / (日) 吴清源, (日) 桐山  
桂一著；王亦青译. -- 3版. -- 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  
2016.8

ISBN 978-7-5086-5853-7

I. ①中… II. ①吴… ②桐… ③王… III. ①吴清源  
(1914—2014)—自传 IV. ①K833.135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61028号

## 中的精神：吴清源自传

著 者：[日] 吴清源

日文执笔：[日] 桐山桂一

译 者：王亦青

审 校：牛力力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 ( China CITIC Press )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)

( CITIC Publishing Group )

承 印 者：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：10.25 字 数：160千字 彩 插：8

版 次：2016年8月第3版

印 次：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5853-7

定 价：4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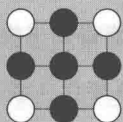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# 序



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《周易》研究的心得之作，也是作者多年从事《周易》研究的心得之作。本书共分三章，第一章为《周易》的起源，第二章为《周易》的卦爻辞，第三章为《周易》的卦爻辞。本书力求做到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，了解《周易》的奥妙。

本书共分三章，第一章为《周易》的起源，第二章为《周易》的卦爻辞，第三章为《周易》的卦爻辞。本书力求做到深入浅出，通俗易懂，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，了解《周易》的奥妙。

## 王军序

我与吴清源先生相识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敬慕他却很久了；自小我就爱下围棋，凡是与围棋相关的人与事，我都怀着很深的兴趣和感情，想要学棋学艺，我就特别想得到一本关于吴清源先生的书，读他怎么谈棋论棋。但我最终也没能得到先生的书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，我父亲王震担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时，吴先生到中国来，或父亲到日本去，他们几乎每次都要见面，交往甚多。父亲多次提到棋艺高妙、经历富传奇性的吴清源先生，这样说来，与吴清源先生我也算是间接地相识了吧。

直到前两年，我才真正地认识了先生本人，与他相谈甚欢，一见如故。又因为中信文化要拍吴清源的自传电影，中信出版社要出版先生的自传的书，亲近的感觉更加深了一层。听著名导演田壮壮告诉我，吴清源先生也对我结识深感愉悦，还特别说到“王先生是懂棋的”，“我希望今后王先生到日本来，能够和他下一盘棋，即使我不能下完，可以让我的助手接着帮我下完”。作为一个年已90高寿的前辈，他说这样的话实在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和激励，令我感动不已。根

据吴清源先生的想法，支持中国的围棋事业，弘扬围棋的精神，当是我应尽的义务。

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《中的精神》一书，已经有懂文的和懂棋的写了序言和书评，他们都是大家了，在这里我又何必说棋说人说事呢？只想以这篇序文做个引子，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吴先生的书，自己去琢磨其中的道理。

围棋在古代被称为手谈，弈棋的双方，以平淡的落子交流对棋道、对人生的理解。围棋的好，在于它的简单和包容。小小棋枰，方寸之地，布局、征战、防守都在上面进行，有因伐而失，有因弃而获，人生的大智慧，都在这里。一个人多研究研究围棋是有好处的，可以多些大局观，少些冲动和戾气。这是吴先生所强调的“用中”精神的根本，也是他近年来研究“21世纪六合之棋”的成果。这位棋坛宗师把围棋理论和中国古典哲学智慧相结合，其高深的境界和造诣，让人不能不十分钦佩。

出版这本书，其实对于棋迷或非棋迷来说，都是有意义的。身为

一代宗师，吴先生把起伏颠沛的一生写得很淡，重点是在说棋，他的气度和从容确非常人能及。更重要的启示是，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，棋无止境，艺无止境，学无止境，各行各业追求的精神都是相通的，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人，专注修为，一定会有所成就。为此，我愿把《中的精神》郑重推荐给广大读者。

2003年8月20日

## 陈平原序：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

俗话说：“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”具体到本书，倾听一代棋圣吴清源自述生平，这里的“门道”，似乎属于“围棋”，“热闹”则是“追忆”。而像我这样的围棋盲，即便费尽心力，也只是雾里看花，实在不好意思佛头着粪。可如果换个角度，从“文类”立论，“故事”反倒成了“热闹”，“叙述”方才是“门道”。这么一来，我的出场，也就不算太离谱了。

作为文类的自传（或者回忆录），并非某一生命形态的自然呈现，而是刻意经营的结果。一个精彩绝伦的“人生”，不见得就一定能够转化成为同样异彩纷呈的“文本”。所有的自传，都是对已经一去不复返的“过去的生命”的追忆。无论是谁，一旦拿起笔来细说平生，原初的生命必然有所变形，或删繁就简，或洗尽铅华，或飞扬跋扈，或夸饰放大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叙述者的立场、心态、趣味、记忆等，都在发生变化，人们无法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所有的自传都是一种“再创造”。

写在纸面上的自传或回忆录，不等于真实的人生；有所修饰，有



所隐瞒，是很自然的事。只要不无中生有，或颠倒黑白，都在可以谅解的范围内。当初卢梭撰《忏悔录》，以“说真话”名扬天下；后世学者却发现，卢梭的自述与忏悔，“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罢了”。不见得是叙述者有意作假，或刻意隐瞒不利于自己的事实，而是在长期的岁月中，当事人选择性地遗忘了某些场面，而凸显了另外一些。对于自传或回忆录的作者来说，首先必须面对的，是诗与真的选择，自我与世界的互动，还有遗忘与创造之间的平衡。

回到眼前这册《中的精神》，我的关注点，不在吴清源如何“征战”，而在于其如何“追忆”。除了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“扬长避短”外，更重要的是，这并非吴先生头一回自述生平。

70岁那年，也就是1984年，吴清源辞别现役棋士生涯；同年，白水社出版了其回忆录《以文会友》。四年后，台湾独家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译本，改题《天外有天》。1990年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《吴清源回忆录》，署吴清源著，李中南译；1996年燕山出版社的《天外有天——一代棋圣吴清源传》，只提作者，未见译者，但书前的金庸、沈君山、桥本宇太郎三序以及《吴清源谈围棋规则》、《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》，明显透出此书与台版的联系。2002年，已达米寿的吴清源再次披挂上阵，笑谈几十年间亲历的围棋风云。这些分90期连载于《东京新闻》和《中日新闻》专栏《我走的路》上的文章，结集为这么一本“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的一本

最新回忆录”（参见吴清源《〈中的精神〉中文版自序》）。十八年间，两度自述，比起早年的《以文会友》来，《中的精神》到底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，这或许是所有“吴清源迷”所急于了解的。

对于围棋爱好者来说，吴清源的大名及其业绩，必定如雷贯耳。早年以“围棋神童”出入段祺瑞府邸以及来今雨轩棋席，14岁东渡扶桑，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。1933年，年仅19岁的吴清源运用自创的“新布局”，与本因坊秀哉名人等对弈，开创了围棋史上的一个新时代。此后二十几年，吴氏横扫千军，超迈前贤，雄踞“天下第一”的无冕王位；尤其是那些被喻为“悬崖上的白刃格斗”的“升降十番棋”，更是充分展示其过人的意志与才华。1961年，吴清源不幸遭遇车祸，留下严重的后遗症，从此战绩欠佳。到了古稀之年，日本棋院等为其在大仓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引退仪式。晚年的吴清源，着力于围棋的国际化，尤其关注中国的围棋事业，祈盼其提倡的“21世纪六合之棋”能为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“绵薄之力”。

对于如此精彩的人生，怎样准确评价，非我能力所及。与其不懂装懂，还不如堂堂正正，当一回“文钞公”。著名小说家金庸是有名的围棋迷，曾自称古今中外最佩服的，“古人是范蠡，今人是吴清源”，其为《天外有天》所撰序言，题为《崇高的人生境界》，其中提到：

围棋是中国发明的，近数百年来盛于日本。但在两千年的

中日围棋史上，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。这不但由于他的天才，更由于他将这门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，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。

同样是超级围棋迷的台湾清华大学原校长沈君山，其为《天外有天》所撰序言，题目竟模仿苏东坡为韩文公庙立碑：“匹夫而为异国师，一着而为天下法”，其妙语如下：

对吴先生而言，围棋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种哲理，反复争棋的最后目的，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。吴先生髫龄渡日，纵横棋坛四十年，所创布局定式，不知凡几，这些新布局新定式，对当时的胜负未必有助，但却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新天地。此所以吴先生卓立于群彦之上，而为围棋史上划时代的人物。

1986年，由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积极推荐，香港中文大学决定授予吴清源“荣誉文学博士”称号。在典礼上宣读的《荣誉文学博士吴清源先生赞词》中，有这么一段：

为了获得生命上的调剂与平衡，吴清源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向往灵境，从信仰寻求滋润与宁静，有数年甚至曾经因为宗教热

诚而舍弃围棋，全心追求另外一个世界。对他来说，棋是“武”的胜负世界，宗教是“文”的和平世界。他虽以棋名，以棋尊，在宗教的追寻上则遭遇过痛苦和失败，但对两者无分轩輊，同样是贯注着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深情。倘若说对一个人生目标诚执信守、一往无前是大和魂的体现，那么他能够文武双修，在内心同时涵蓄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境界，并且取得两者的平衡，正好显示他始终还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。

所谓“围棋是一种艺术，也是一种哲理”、追求“文武双修”、将原本“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，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”，都既是对于吴清源一生的精彩概括，也是对于《天外有天》一书的准确表述。

《天外有天——一代棋圣吴清源传》（吴清原著，北京：燕山出版社，1996）共八章，第八章“以文会友”，最后一节题为“文武双全”，以凸显作者“在棋中悟‘道’，在宗教中达‘理’”的平生追求：

我始终不渝地将围棋和宗教信仰作为生命的两大支柱，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风雨兼程地走了过来。因此，我一方面作为棋士，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；另一方面，吸收了红卍会的宗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，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

丰富的精神世界。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。因此，对我来说，胜负与信仰，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，缺一不可。（258 ~ 259 页）

历经一生磨炼，修成文武双全的人格，而不满足于成为一代“战神”或“棋圣”，在我看来，这正是吴清源不可及之处。

那么，接下来的问题是：从“文武双全”出发，吴清源还能走到哪里？拜读这册《中的精神》，你不难发现，答案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“中和之道”。围棋讲胜负，但不只是胜负，更有高深的哲理。最近几年，吴清源再三论证，21世纪的围棋应该是“六合之棋”。构成其“六合之棋”理论基石的，是古老的中国文化。这一点，读过《中的精神》最后一章的，大概都不会有异议：

阴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阴和阳的中和，所以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。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，那就是中和的意思。每一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——这就是“六合之棋”。（290 页）

这里说的，当然不只是围棋，更包括人生。所以，全书的结语，竟是如此充满诗意与哲理：

87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，应该可以说是追求中和的人生吧。

(293页)

过去的读书人，没有人不记得《礼记·中庸》中的这段话：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。”如此和谐的境界，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当然，要达到“中”的境界，并非易事。这需要精神上的修养。所以，我一直很重视信仰。从5岁（虚岁）开始，我就学习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等四书五经，至今我仍然坚持每天研究《易经》。(7页)

全书首尾呼应，强调围棋背后的人生阅历与文化修养，凸显自家的中国文化背景，颇有落叶归根的意味。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中日友好”，更包含着某种文化上的融合与思想上的皈依——所谓“中和”，更像是东方哲学的精髓，而不仅仅局限于《大学》或《中庸》。

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职业棋手，应该说，吴清源得以从容读书的时间并不多。这从其回忆录中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但读书不多，并不妨碍其平日里的沉潜把玩，以及关键时刻的豁然开朗。这里所说的

“通灵”，不仅仅是红卍会那样的宗教信仰，更包括“用中”的文化启悟——后者既落实在围棋技艺，又体现在立身处世，可内可外，可圣可俗。至此，所谓的“文武之道”，不再是一张一弛，而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

应该承认，这种境界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长期修炼的结果。没有早年的殊死搏斗，固然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；没有晚年的咀嚼提升，作为技艺的棋战，也不可能通“天”达“道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十几年前的《以文会友》（《天外有天》），以及眼前的这册《中的精神》，对于吴清源的围棋生涯来说，是必不可少的点睛之笔。金庸所说的“极高的人生境界”，以及沈君山所说的“一着而为天下法”，只有放在这个层次，才能领悟。

这一点，对比同是“棋圣”的藤泽秀行的自传《棋魔》（庄玮译，北京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0），可以看得很清楚。要说戏剧性，藤泽那“长年像是走在钢丝绳上似的，充满了不安定因素”的生活与棋艺（35页），还有如何与“负债和酗酒”搏斗（59页），或许更能吸引一般读者。这位“天生的赌徒”，明显是以“才情”而非“修养”取胜。读其自传，看他如何计算每次比赛的收入，以及如何惨淡经营其人生道路，你感觉很亲近，也很有趣。但也仅此而已。因为，你很难从中获得启悟与提升。

作为后辈，藤泽秀行在自传《棋魔》里，多处提到吴清源。比

如，少时如何将吴清源作为人生楷模（80页）；“为了推翻吴先生的霸主地位”，如何废寝忘食地努力（177页）；还有，当初木谷实和吴清源发明新布局法，尤其是挑战本因坊秀哉名人时，吴之特立独行，用三三、星、天元等布局法参战，又如何“引起举世瞩目”（117页）。

说到1933年10月开始的那场“恶斗”，它在吴清源的整个围棋生涯中，最为惊心动魄，也最常被人提及。因事关本因坊乃至日本棋坛的名誉，在新旧门派之争外，又添上中日恩怨，难怪其备受关注。偏偏关键性的第160着，出于弟子前田陈尔的“救驾”，秀哉名人可谓胜之不武。自1948年濂越宪作披露此事内幕，一直议论纷纭。已故围棋史学家徐润周的《围棋纪事诗》（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98）中，有这么一首：

吴郎清气正朝曦，百战威声一老尊。

齐集门生参帷算，前田妙策报师恩。（257页）

至于金庸的《历史性的一局棋》（见《三剑楼随笔》），更是说得活灵活现：

许多年后，曾有人问吴清源：“当时你已胜算在握，为什么终于负去？”（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160手，但吴还是可以



胜的。)吴笑笑说：“还是输的好。”这话说得很聪明，事实上，要是他胜了那局棋，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。

当初到底是意识到赢棋危险而故意放水呢，还是措手不及，回天乏力？我相信是后者。《中的精神》固然只提及“这第160手的妙着，后来听说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五段发现的”（92页），不作进一步的发挥；早年的《天外有天》，也只是使用虚拟语态：“现在我常想，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，若是我胜了这盘棋，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。”（63页）日后可以“输了棋，处境反倒好多了”自我解嘲，当初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。对现实政治缺乏了解，对世态人情不太关心，沉湎于围棋世界的吴清源，不可能因计较得失而故意放弃。从儿时的痴迷围棋，到老来的谈玄说道，吴先生性格中，有超凡脱俗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。

德国思想家尼采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中，有个很有名的比喻：人的思想有三种变形，由忍辱负重的骆驼，到英勇搏击的雄狮，再到天真游戏的儿童。后者最为难得，其天真烂漫地去开始一切、创造一切，往往可以实现雄狮所无法完成的事业。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曾在其自传《学海觅途》（张琳译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9）中借用此说，将自家生命划分为三阶段：20至35岁是骆驼时代，35至45岁是雄狮时代，45至54岁是儿童时代（57页）。我